

彩軒萬里

五幕古装史劇

紅楓著



潮鋒出版社

一九五一年上海市戲曲演唱競賽

狀 獎





責痛〔幕一第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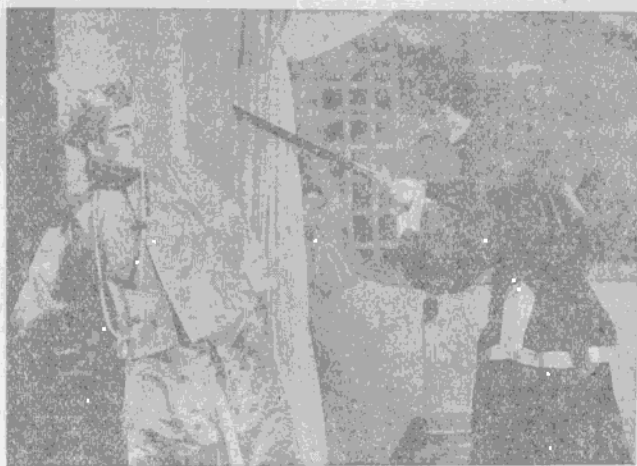
征長〔幕二第〕



信讀〔幕三第〕



封冊〔A幕四第〕



刺行 [B幕四第]



歌凱 [幕五第]

彩虹萬里 劇情

明末永歷十二年，清兵自蜀楚粵三路寇黔，漫天烽火，永歷又昏庸無能，到處奔竄。楊娥與其夫小武，見天下擾亂，愛國情殷，遂壯烈參軍。不久，三桂復率兵陷滇，永歷帝被逼狼狽退至磨盤山中。時敵兵日逼，國勢日傾，然帝與大臣猶不主戰，並決渡金沙江，流亡緬甸；士兵們因要保國而不肯護駕。時楊娥勸小武返故里結合百姓，以圖收復失地。小武爲死守僅有疆土，未與偕行。在一個天浴魚肚的早晨，他們分道了。

楊娥回昆明後，與弟鷺頭團結英俊，共圖義舉。

半年中朝盼晚望，小武音訊渺絕。適文安之來訪，娥始悉小武已戰死沙場。國仇家恨，陷於悲憤，遂矢志爲小武復仇。孰料三桂得知文安之入

昆，派遣大隊逮捕安之。幸聞友連兒急告，因連兒已爲三桂寵姬，初猶不信，後經連兒數次哀懇，又得他報，知非虛，在三枚隊伍至時，娥已率母弟離去焉。

賈國求榮的吳三桂，已位居「平西親王」，耀武揚威，自得其樂，重苛捐稅，助清爲奸。連兒幾番的苦諫，儘付無效，連兒因此一怒而出走。

當三桂妾八面觀音正與三桂大施風波時，楊娥突入府行刺，驚動了全府第。

楊娥偕弟設酒肆於「平西」王府西，再度尋覓機會刺殺三桂，果吳因連兒出走而深感無聊，由三枚之引薦，赴遊。楊娥乃親侍三桂酒，酒至半醉，娥便晉劍獻舞，乘機刺之未遂，而娥反被逮。時文安之適率領義軍進攻昆明，又清庭撤藩，消息相繼而來，三桂末路窮途，狼狽竄奔。昆明是光復了，壯烈的歌聲劃破了長空。

人 物

楊娥（簡稱娥）——張小武的妻子，二十一歲，一個典型的中華民族優秀女兒。健麗坦直，富有民族革命思想和靈活機警的智慧。雖是一個舊社會中的女子，却有滿腹丈夫氣概。披我佩劍，涉水跋山，替祖國盡了很多的責任。

連兒（簡稱連）——楊娥的鄰居，十七八歲，天生得麗質可人。嬌小的身軀，一見她的外形就可很明顯地理解到她是一個弱者。後爲吳三桂妾，雖明知身處火坑，然無能反抗，自己總是感覺到心有餘而力不足，懦弱的意志，埋沒了她的一顆善良熱誠的心。

張小武（簡稱武）——楊娥的丈夫，他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。壯健的體格曾百戰沙場，軒昂

的氣度會長征千里。有氣魄，又厚誠，堅決的心靈上沒有自己祇有國家，炯炯有神的眼裏，閃射着一種倔强的光芒，使韃子驚魂，使官吏胆寒。

張母（簡稱母）——張小武的母親，年近花甲，精神還很飽滿，深明大義。眼見天下擾亂，河山陷失，鼓勵他的兒子去從軍。當他發現自己兒子貪生怕死棄國於腦後時，他居然咆哮地痛斥「國亡家破痛癢連」的訓詞！

楊窩頭（簡稱頭）——楊娥的弟弟，只有十五六歲的一個孩子，就很精明，幹練。幼嫩的心靈上，長着一腔壯志。他恨韃子野蠻，他要獻軀於國。

文安之（簡稱安）——是朝廷的臣子，眼見帝皇昏庸，奸臣當道，痛心國家淪亡，拋却了當朝一品，隱居於磨盤山，團結了百姓們組織民兵，保衛疆土。六十多歲的人了，雖歷經風塵，但還是豪胆過人，激昂可欽。

李國泰（簡稱國）——七十歲左右，貪生怕死，生命比什麼都貴重。狡黠，喜貪不義之財。

盧生桂（簡稱桂）——大約三十五六歲，人很瘦削，甚陰沉，鬼計多端，兇暴而又殘忍。

王四叔——四十七八歲的一個老百姓，待人接物終是很和善慈祥。他懂得衛國保家的重要，後

來加入了人民的隊伍，一致抵禦縫子。

永歷帝（簡稱歷）——近五十歲，昏聩無能，慣受榮華的帝皇。經過一番逃亡的苦澀，憔悴不堪，往日的威嚴，早已消失，草木皆兵地在他眼目中盡是恐懼。

吳三枚（簡稱枚）——吳三桂的從弟，二十五歲，狐假虎威，舉止粗糙。喜調笑擰女人兩頰，一個十足道地的奴才。

吳三桂（簡稱三）——三十左右，祇知個人享受，不顧萬民塗炭，媚敵求榮，殘酷，卑鄙，好色。喜用二手揉鬚，在他尖厲的臉上尋不出一絲歡笑，但在紅粉堆中常會醜態畢露。

清將（簡稱將）——四十左右，強蠻險惡，暴戾成性，笑中藏刀，專用冷眼掃人。

八面觀音（簡稱音）——吳三桂妾，一個三十五歲的中年婦人，終朝以脂粉爲伴，賣弄風騷，言談爽利，心機粗暴。

阿明（簡稱明）——楊娥酒店的女夥計，十七歲，辦事能幹，仁厚而真摯，每一個姿態都表達了她的天真和靈敏。

衆百姓

衆民兵

衆士兵

太監二人

清衛

清兵

侍女二人

第一幕

時間 明末，永歷十二年，臘月盡末。

地點 昆明郊外張小武家。

人物 張小武、楊娥、連兒、張母、楊驚頭

佈景 是一所極平凡的外室，陳置得簡單而樸素，窗外青竹巍巍，樹木及花草已枯黃，從門處望去，可見遠處高山疊疊。

幕啓 寒冬，西風怒號，室內黯然，是近黃昏的晚上，外面甚亂，有斷斷續續的人聲。楊娥一人在場，情緒不安地在擦磨着劍。半晌，突人聲大震，娥急速地啓門探望。

娥（回首，憤慨地）要是清兵真的進來了，那我們就不會有好日子過了！

（細視劍鋒，舞了一段簡略的刺態。）

（人聲陣陣急烈。）

（連兒慌張而上。）

連楊娥姐姐。

娥連兒妹妹，外面亂得怎麼樣？

連（唱）今天情勢更緊張，百姓紛紛奔他鄉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妻離子散太悽

涼。

娥還有什麼消息沒有？（急待着她答覆）

連（唱）聽說是清兵快到滇都城。

娥清兵已逼近昆明了！（驚駭）

連（唱）一路上，姦淫擄掠太猖狂，殺人放火罪惡多，好似禽獸一般樣，姐姐

呀！萬歲此番也逃難。

娥 怎麼？萬歲也預備走了！（一楞）

連 （唱）所以我勸你也快離門牆。

娥 （意料不到）萬歲也要走……他連這錦繡江山都不要了，他一點不顧百姓的苦難了。（無限痛恨）

連 崇禎做了十七年的皇帝，幾時替老百姓着想的，就是說現在的永曆皇帝吧，還不是爲了自己的享受，（一字一句，緩慢地）榮華……富貴……金衣……玉食……

娥 妹妹，你恨這一些人嗎？（啓發地）

連 （咬着牙）我恨！（沉思）可惜我是一個弱女子，不像你是個女中丈夫，有一身好本領。（十分羨慕地視盯着娥）

娥 只要你是真正的愛國，有沒有本領都是同樣也能盡力的。

（天慢慢的暗下來。）

（小武愁傷着臉出現在門前。）

娥 小武！

連 小武哥，你回來了？

（小武苦悶地踱進來，沒回答。）

娥 小武，你怎麼啦？（驚奇逼切地）

（小武還是不睬，走向另一角坐下來。）

（連兒誤會已在，彼間說話不便，知趣地告別。）

連 姐姐，我去了。（下）

娥 （不解其意，急）小武，怎麼啦，小武你說話呀，小武……

武 楊娥！……

（裏房傳出蒼邁的咳嗽聲。）

武 娘，睡了沒有？

（楊娥匆忙地進去。）

（一刻，提燈返上。）

娥 娘和弟弟都睡熟了。

武 楊娥，（慘痛地）我要走了。（側身難受）

娥 離開昆明？

武 （答頭）（唱）我的好娘子呀！穿上征衣去上戰場。

娥 殺清兵（喜悅）你決定了。

武 （唱）保家衛國本應當。

娥 你去意已決？

武 決無更變，特來辭別。（略頓）可是不放心的是你同娘。

娥 （唱）男兒立志在四方，少年氣概應雄壯。保家衛國多光榮，何必要顧妻和娘

。在目今，局勢正在危急時，眼見國土陷火坑。小武呀，你身爲士兵應盡職，休要貪生少胆量。

武（唱）娘子不愧女丈夫，娘子呀，我決不會使你來失望，家中老母你照顧。

娥（唱）家中事，何勞你一一放心上。關山迢迢路千里，難免要受風和霜。行軍生活多辛苦，莫對冷月淚暗淌。勇敢向前休後退，流血爲國本風光。有朝得勝凱歌歸，回家鄉，重聚天倫永歡暢。

武（唱）楊娥我的好娘子，句句話兒感心房，此去長征把敵殺，視死如歸不彷徨。

娥（唱）問君何時要起程。

武（唱）待等拂曉天明亮。

娥 明天！

武 明天一早我們要分別了。